

## 長溝流月去無聲

翻看林清玄的散文。他提到一首宋詞：「我是背得爛熟了，是陳與義的《臨江仙》：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同一首詞，人人理解各異。林清玄生發的是安貧樂道：「只要維持一瓣香，在長夜的孤燈下，可以從陋室裏的胸中散發出來，也就夠了。」楊慎將最後一句，擴充寫成另一首《臨江仙》：「白髮漁樵江渚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首詞，我也是忝居「爛熟」之列。卻非因林清玄散文式的情懷，而是受一篇小說影響。題目就是《長溝流月去無聲》。

相比同齡的張愛玲、林海音，琦君的筆風可用「靜水深流」來形容，表面多是淺淡的，不事渲染，波瀾不驚，內裏以沉靜見長情。琦君寫的女性，沒有張愛玲筆下那般多稜多面，而多是內斂溫婉的。

就如《長溝流月去無聲》的女主婉若，年輕時在杭州西子湖畔一段「發乎情止乎禮」的愛戀，直到她遷台後，始終縈繞心頭。她痴痴思念、想像着留在海峽那邊的人。杳無音信，不知生死。十載年華，如水流逝。手裏只有一方當年桂花香裏相贈的「長溝流月去無聲」印章，深深鈐印在生命深處。這句詞，如一句箴語，卻正是對婉若人生的素描。而她和他的感情，也恰如古典詩詞般含蓄。

不知為何，我總是隨口在「長溝流月去無聲」後面，接上句「曾是孤鴻照影來」，兩句詞竟可毫無違和地融進同一個畫面。那隻孤鴻，悄然無聲地劃破月光。婉若，宛若那隻孤鴻。

距首次讀這篇小說，差不多過去了二十年，卻仍如長溝流月般記在心頭，縹緲，但絕不消散，遠勝過某些鏗鏘的字句。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朋友圈裏時有妙語，「平生絕學吃與睡」，便是前幾日看到的一則，不知是友人自創還是從別處搬運來的，讀之啞然，思之甚佳。吃與睡乃人之本能，為何成了「絕學」呢？於友人，大抵是自嘲，觀諸己觀諸人，卻又覺吃、睡二字不簡單。

古人說，三世為官，方知穿衣吃飯。吃是人類重要文化現象。吃什麼，怎麼吃，在這上便分出了文明差異，建立了族類區隔。於中國，吃之文化更是泱泱大觀。多少名家名文在吃字上做文章，多少鄉愁鄉情與吃相關。腸胃直抵心靈，舌尖便是世界。做得一手好菜的人，運氣總不會太差；能吃善品之徒，生活也多一份快樂。吃不但古老而且當代，它是人群關注的最大公約數，凡事一和吃沾邊，熱度就容易攀升。舉凡近期網絡熱點，如預製菜、外賣，不都是吃字牽動人心的明證嗎？

吃心最為熾熱，吃的念頭一起，很難遏制，夜半寂寞孤冷時，尤其如此。同樣，睡意襲來也是極難抵擋的，猶如中了孫大聖的瞌睡蟲，眼皮打架，

多少鄉愁鄉情與吃相關。腸胃直抵心靈，舌尖便是世界。做得一手好菜的人，運氣總不會太差；能吃善品之徒，生活也多一份快樂。吃不但古老而且當代，它是人群關注的最大公約數，凡事一和吃沾邊，熱度就容易攀升。舉凡近期網絡熱點，如預製菜、外賣，不都是吃字牽動人心的明證嗎？

吃心最為熾熱，吃的念頭一起，很難遏制，夜半寂寞孤冷時，尤其如此。同樣，睡意襲來也是極難抵擋的，猶如中了孫大聖的瞌睡蟲，眼皮打架，

哈欠連天，腦筋短路，渾身綿軟，只想對地球重力五體投地。但睡又是難的，看看監測睡眠的各種大小儀器不停地更新換代，就知道美美睡上一覺對當代人而言是多麼不容易。失眠的原因各個不同，帶來的痛苦卻是一樣的。所幸我很少遭受失眠的折磨，但入睡亦需黑而靜的空間、硬而平的床枕。我有個同事，在睡字上功力頗深。我和他一同出差，剛坐上飛機，只見老兄一仰頭、一歪脖，不消兩分鐘，便已進入夢鄉，一路酣聲微作，落地方才醒轉，彷彿他身

裏有個開關，在「睡」和「醒」間自如撥動即可。這一手功夫，真令人羨慕。

如果用最通俗的話描述幸福的人生，我願意用「想吃便吃，想睡便睡」這八個字。而在吃睡兩字上的修為，也自然成了最大的功法，「平生絕學」四個字也是當之無愧的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雙黃蛋」

獲的第二枚「雙黃蛋」，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他與演員大鵬分別憑藉《不虛此行》與《第八個嫌疑人》獲得了最佳男演員。

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電影金馬獎和中國電影金雞獎共同構成華語三大電影獎，它們都曾出現過「雙黃蛋」的經歷。其中，金像獎只有一次，在第二屆評選中麥嘉和洪金寶同時獲封影帝；金馬獎有兩次，分別是二〇〇九年《證人》的張家輝和《鬥牛》的黃渤共同榮獲最佳男主角，二〇一六年周冬雨和馬思純憑藉共同主演的《七月與安生》雙雙榮獲最佳女主角。從一九八一

年創辦至今，金雞獎產生過多次「雙黃蛋」，如《愛情的牙齒》的顏丙燕和《好奇害死貓》的劉嘉玲曾共同獲得最佳女主角，《中國合夥人》的黃曉明和《一九四二》的張國立曾共同獲得最佳男主角，《集結號》和《梅蘭芳》曾分享最佳電影獎項。

作為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獎項，奧斯卡金像獎卻極少開出「雙黃蛋」，比如在一九九五年的角逐中，《阿甘正傳》與《肖申克的救贖》競爭激烈，但是評委並未讓這兩部經典影片平分秋色，《肖申克的救贖》最後鎩羽而歸，今天仍讓部分影迷「意難平」。

相比而言，現在內地影視劇評獎則接連開出「雙黃蛋」，某一電影節甚至還曾出現「三黃蛋」，這樣的安排連獲獎演員本人在領獎時都不敢相信，引發極大爭議。對於消費者，市場上偶見一個雙黃蛋會感到驚奇，但是如果雙黃蛋大量上市，那麼可能就會倒胃口了。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 《源生罪》

妹解除苦難，但也遺下一個死亡問號：到底母親是因病離世，抑或被人惡意殺害？妹妹雪兒因此間歇失憶，她被大哥博權送去外國留學；二哥承天從事不法生意，自此風生水起。十五年後，雪兒學成回港擔任醫生，卻因為一宗連環殺人案而刺激她重尋回憶……

《源》的故事主線似是懸疑推理故事。從雪兒本身的零碎記憶開始，再加上後來擔任心理學教授的大哥施以催眠治療，電影一直引領觀眾追尋當年母親的死亡懸案。導演和編劇設置了另一

宗連環殺人案作副線，另外二哥的勾當亦讓觀眾以為母親之死另有隱情。劇情未算峰迴路轉，但依然引人入勝。

揭穿底牌，懸疑的外衣包裹着親情的庇蔭。三兄妹之間如何互相維護，設法保護至愛親人，才是《源》的故事重點。除了樊氏家庭，故事另有兩個家庭作出配襯。樊家鄰居一對婆孫，爭吵之餘仍然互相扶持；雪兒在醫院看顧的一位老年病人，雖被病魔不斷纏繞，但仍與妻子攜手共度最後時光。

《源》是風格化的心理電影，拍

攝手法和美術設計都別出心裁。整齣電影的色彩運用具意念而有點超寫實，由此突顯角色的心理變化和矛盾。配合角色內心源頭，樊氏家庭住所場景有一個水族箱，當中飼養了水母。雪兒的想像世界亦不時被水柱注射，水的流動引發了人們的澎湃思潮。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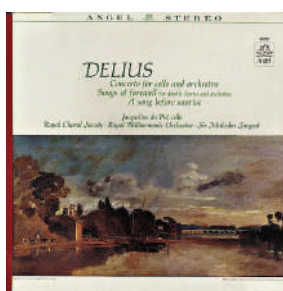
## 泰晤士河畔的戴留斯

每年一月份，都會迎來多位西方古典樂大師的生辰。莫扎特、舒伯特、斯科里亞賓、佩爾格里西等都是一月生人，其中還包括一月二十九日出生的英國作曲家弗雷德里克·阿爾伯特·西奧多·戴留斯。今年恰逢他逝世九十周年，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由Angel天使廠牌於一九六六年灌錄並發行的戴留斯選集。唱片收錄了英國指揮大師馬爾科姆·薩金特爵士執棒英國皇家愛樂樂團和皇家合唱團所演繹的戴留斯《大提琴與管弦樂協奏曲》、《離別之歌》和《日出之歌》。其中《大提琴與管弦樂協奏

曲》更是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大提琴家傑奎琳·杜普蕾聯袂上演。專輯封面選擇的是其英國同鄉、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景巨匠J.M.W.透納的《接近沃爾頓橋的泰晤士河景》。

十九世紀初期，隨着畫家們對自然主義日益增長的興趣，使用油彩在室外直接作畫逐漸流行起來。雖然在西方美術史中巴巴松畫派的柯羅是最早提倡室外作畫理論的藝術家，但事實上，透納早在他半個世紀前便已開始在室外創作了。在著名的「透納遺產」中，有三百個他的隨身速寫本，裏面畫滿了他在戶外寫生的草圖和速

寫，其中也包括多幅描繪泰晤士河畔沃爾頓橋的畫稿。封面這幅《接近沃爾頓橋的泰晤士河景》是透納於一八〇五年創作的油畫速寫，成為其走在潮流前沿的例證。畫家以站在河邊的主觀視角，通過畫筆快速的塗抹營造出泰晤士河雲捲雲舒的夕陽景色。左側河畔的樹木和房屋被右側的殘陽所點亮，也凸顯出畫家畢生對日光的偏愛。從左至右由高到低的構圖營造出畫面的疏密，遠端多個橋洞的沃爾頓



橋在光影的照射下變成「陰陽」兩段。除了光線，天空變幻莫測的雲層也被透納如實地描摹下來。

「碟中畫」《戴留斯選集》／《接近沃爾頓橋的泰晤士河景》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column  
逢周三見報

## 一百杯咖啡

在一間咖啡館捧起咖啡開始享用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幾年前，在同一間咖啡館的同一個位置，我見過一個朋友，他跟我講過一個關於「一百杯咖啡」的故事。

當時，這位朋友已經很久沒見。突然在網上聯絡上，說自己開始了一個叫做「一百杯咖啡」的計劃，大致內容就是去見一百位自己認識但不熟悉的朋友，請每位朋友喝一杯咖啡，聽每位朋友的一個故事。我雖然是個內向的、對社交不甚熱衷的人，但因為覺得這個計劃很灑脫很浪漫，所以欣然應允。

於是，就有了幾年前在這間咖啡館的那次會面。與認識很久但並不熟悉的人聊天是很輕鬆的，因為彼此的生活圈子並不相同，無論是吐槽還是抱怨往往可以少些顧忌，我慢慢講述自己這些年的經歷，逐漸發現那些自己認為的習以為常，原來在他眼中是有趣的故事甚至是激動人心的冒險。咖啡喝了一半，我的故事講得告一段落，我問起他

的經歷。然後，我就逐漸發現了這次會面的真正「主題」：開始的時候無非是職場小白的各種心酸坎坷，如今雨過天晴。而雨過天晴的原因則是他選擇了現在的職業——保險。那一瞬間，我的身體不禁向後靠在了椅背上，從俯身聆聽的熱切狀態轉為保持距離的防禦姿勢。圖窮了，乜現了。

最終，朋友自然是沒有成功。我理解他的初衷，也曾想過勸他不如將「一百杯咖啡」寫成一百零一個短篇故事，最後一篇屬於自己：「我給自己泡了第一百零一杯咖啡。雖然一百杯咖啡沒有換來幾張保單，但換來了一百零一個故事。值得。」但我沒有說出口，因為看到他臉上努力掩藏的失望，所以我想他可能不會認同最後兩個字。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 鯨魚美在頭

義務工作順利完成，跟學生晚飯慶功，學生愛吃火鍋，大家決定到元朗鳳群徑，再訪一家樓上食店。走進廂房，各人手機自主點餐。鴛鴦鍋底，麻辣湯湯。豬牛羊肉，接續上桌。食店內臟選擇多，雞腸雞子，豬腰豬腦，魚鱔魚腸，先後下鍋，眼看入口，同樣達到新鮮指標。席上一員，好吃鯨魚，多點多吃，實在無妨，飲食之事，但求暢快。

香港人常吃鯨魚，不難形成習慣，在家外用，豉汁薑蔥，梅菜肉絲，種種配搭，都是方法。清代《本草從新》載「鯨魚俗名草魚」，可以暖胃。清代《隨息居飲食譜》提到鯨魚「音混俗作鯿」，又稱鯿魚，「鯿」與「鯿」只是取音的部件不同。書中另有補充：「俗名草魚。因其食草也。」解釋清楚。

鯨魚吃草的特性，古人早有利用，唐代《嶺表錄異》談到廣州一帶，如欲種田，必先整地，後依書中所云步驟：「向春雨丘中聚水，即先買鯨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

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為熟田，又收漁利。及種稻，且無雜草。乃養民之上術。」先在田裏蓄水養魚，鯨魚吃草清根，排便養田，亦可賣錢。魚肥稻熟，是古人自然耕作的智慧。

鯨魚原貌，嘗過也未必清楚，清代《藥性纂要》早談到鯨魚特徵，「形長身圓，肉厚而鬆」，平日買、蒸鯨魚，多已切成段載，方便處理、食用。偶到茶餐廳，店員推介新鮮鯨魚，食客或會揀選喜好，魚腩魚尾，開口就問，或有或無，全看緣分。哪段最好，適口為珍，沒有定論。

清代《廣東新語》略加比較，能概括出些觀點，言：「鯨之美在頭，鯿在尾，鯿在腹。」簡言鯨魚要吃頭，難怪相關菜式多樣，剁椒蒸、豆腐煮、薑蔥炆、墊寬粉，隨心意，看技術，得細備慢煮，才好吃。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饅頭」這個詞，想想也是很久遠了。有它出現的地方，都帶着一股古早和懷念的味道，置辦年貨時匆匆忙忙，幾口饅頭能頂半天不餓；親戚鄰里聚會上，C位滿是大魚大肉，只有桌角高高隆起白白胖胖的大圓球。到如今，它也許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更也許，變成了人們偶爾改善飲食的噱頭，但確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存在着，不管世事變遷，無他，忘我。

## 饅頭奇遇

在多數人家中，準備饅頭的時候是有講究的，從臘月這天開始，基本跟年貨的開場看齊。當所有人從寒冬的沉寂中一下子跳起來、熱鬧起來，就意味着要張羅過年了。此後的記憶裏，永遠都多了一個爸媽揉麵的動作，力量要強、幅度要恰好，他們細緻專業的樣子，讓你覺得不是在發酵麵團，而是在鼓搗一件藝術品。等饅頭蒸好，一屉屉自上而下拿出來，圓滾滾的「大腦袋」急吼吼冒着熱氣，幾乎看不清全貌，只聞到一股撲實、上頭的麥香，不用急着吃，因為在未來一個月，它們都是長居廚房，可靜可動，隨時可拿的主食後備軍。

也是從這時候起，早餐的選擇就豐富起來。趕上周末時間充裕，會吃到香噴噴的饅頭片，切好的饅頭在蛋液裏滾上一圈，放到平底鍋上煎。外面酥脆內裏鬆軟，極度好吃，卻沒任何難度，人見人愛。當然，這些白糰子真正的用武之地，還是過節那幾天，因為每頓飯都是「狠活」，準備時間長，它就成了繼零食乾果之後，略帶飽足感的「硬通貨」。掰一半饅頭，吃一點拌菜，胃裏黏貼的感覺微妙如初。有時麵發酵得好，爸媽還能得到額外誇獎，忙碌的身影就變得更積極了，好像溢美之詞就是一切順利的前奏，天然的好兆頭，預示着眼前那一大桌菜，都會在不遠處自信、閃亮地登場。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